

逐梦

绿意葱茏罗家坡

方洪羽



的老队长也发话了，支持种树。

种树的事情终于定下来了。周修平一边想办法筹集资金，一边去县里联系树苗。县林业部门送来了2万多棵树苗，之后又分批送来很多。村民们种树的积极性一下子被调动起来，家家老少全体出动种树。树苗栽下了，为了能尽快让树苗成长起来，周修平带着村民们一起制定了“村规民约”，禁止砍伐树木，牛羊一律不准进林。

几年过后，罗家坡光秃秃的山终于开始变绿了。这时候，周修平又陷入了思考：村子的产业该如何调整呢？

三

周修平听说周边两个县的烤烟、药丝瓜种植很成功，便兴致勃勃带领村民尝试。可是，因为没有技术和经验，一年下来，村民没得到什么收益，大家心里有些泄气。

“那后来怎么想到要种植红金橘呢？”我问道。

“罗家坡海拔只有600多米，松沙地，透气性好，适合种植柑橘。我小时候，这后山就有很多橘子树。后来由于乱砍滥伐，那些橘子树也没了，所幸的是田边土坎上留下来一些零星橘子树。”周修平说。

周修平意识到种植柑橘是加快罗家坡产业结构调整的好办法。可当他把想法一提出来，就遭到了村里人的埋怨。大家说他烤烟、药丝瓜没搞起来，现在又去折腾柑橘。

于是，周修平开始买书自己研究，先在自家的田土种植了300多棵柑橘大苗。他天天守着那些橘子树，终于等到丰收的日子。他兴致勃勃地将柑橘拉到街上去销售，人们品尝后却说太酸，纷纷摇头而去。

销售情况很不理想。这一年，果子全部烂在了地里。周修平的心凉了半截。他实在想不明白，于是提了一袋橘子就往农技站、农业局跑，去请专家“把脉”。专家分析：“这种柑橘是早几年就被淘汰的老品种，口感不好，怎么能受欢迎呢？”

从那以后，周修平成了农业部门的常客。他终于明白，农业必须要依靠科学技术才行，之前确实是走了不少弯路。

周修平又到重庆参加培训班，学习柑橘种植技术。回到罗家坡后，他不顾一路奔波劳累，当晚就组织村民开会，想把学习心得尽快和大家分享。可谁知，生产队里20多户人家，到会只有5人。大家听说又是种柑橘，纷纷拒绝。最后只剩下小周清泽，在听完周修平的分析后，答应先栽种一亩地试试。

周修平狠心将自家田土里那300多棵柑橘全部拔掉。他听从农业专家的建

议，重新引进温州蜜橘和红金橘两个品种进行尝试。他把学习到的知识应用到实践中，反复研究，还常常到镇里、县里去请教专家，按照科学方法进行栽种、管护。

同时，他仍然坚持做村民的动员工作。终于，有8户人家答应应用八分地或一两亩地试种。接着，罗家坡柑橘种植面积逐渐扩大，发展到10亩、20亩、30亩……金秋时节，罗家坡金黄的柑橘果子丰收了，零售价格是普通柑橘的两倍，远近不少商贩前来上门收购。

周修平重新看到了希望，他和周清泽等人满怀信心地成立了“满溪柑橘农业研究会”。那期间，只要听说哪里的柑橘种得好，他就去上门讨教果苗的培育、栽培方法等，如饥似渴地学习。他还从浙江请来柑橘种植专家为果农进行技术培训，并对红金橘老品种进行了培育改良。

经过两年多时间，“满溪红金橘”新品种诞生了。

满溪红金橘的价钱是老品种的两倍。看到果子能卖好价钱，村民们纷纷换种新品种。

在周修平的引导下，村民们不仅销售果子，也开始售卖树苗。于是，周修平还承担起对外免费提供种植技术的服务。

村民的钱包渐渐鼓起来了。接着，陆续有外村人上门来学技术、讨经验。渐渐地，余庆县柑橘种植遍布各乡镇山村，成为人们致富的一把“金钥匙”。

四

几年后，周修平担任满溪管理区先进村党支部书记。他带领村民自筹资金修通了村组路，硬化连户路。同时，改水、改灶、改厕全部完成。各家各户将庭院打扫得干干净净，屋里屋外清清爽爽，村容村貌焕然一新，村民的精气神也振奋了起来。



夏天的夜晚，村民们喜欢聚集在周修平家的院坝里。大家一起唱花灯，唱的是村民们自己编的歌颂共产党、歌颂幸福生活的内容。

余庆县实行“撤区并村”后，满溪管理区撤销，由先进村、和平村两个行政村合并为满溪村委会，这时周修平主动申请退居二线，他说要把更多机会留给年轻人，自己则担任起满溪村党支部书记。

如今，村民们仍亲切地称周修平为“老支书”。

“老支书”当之无愧。从2007年开始，周修平担任满溪村村务监督委员会委员、名誉村委会主任。只要村民有困难，他都会义不容辞地帮忙解决。作为农业专家，上山下坡、田间地头、菜园果园，到处可见他的身影。现在，哪怕年岁已高，他仍在发挥着余热，奔忙在乡村振兴的路上……

冬去春来。如今，周修平的儿女们都住进了县城，很多村民也选择搬到了山下，而周修平选择留在了罗家坡。罗家坡是他的根，罗家坡的青山、橘林则是他的命。

在周修平家里，我见到了他收藏的近40年来获得的各类奖状、证书、奖牌，他把它们整齐地放进了一个大大的抽屉里。刚过完70岁生日的周修平告诉我，这些荣誉只是记录了一名有着30多年党龄的老党员的大半生。他见证了罗家坡翻天覆地的变化，这是最让他感到欣慰和自豪的。

春风从罗家坡吹过，阳光下是满山遍野的绿。如今，周修平一如既往地奔波在山坡上、树林里、果园中……离开罗家坡时，周修平送我们上车。之后，一转身，他又朝橘林深处走去。

题为罗家坡远眺。

下图为罗家坡橘子树。

周磊摄



小时候，在湘江边放牛，常常看到蓝天白云之间，一行行大雁从头顶上匆匆飞过。有人告诉我，相传，大雁飞到衡阳，便不再南飞，“北雁南飞，至此歇翅停回”。后来，我渐渐知道，优越的地理位置、湿润的气候，是衡阳吸引大雁“歇翅停回”的天然优势。因此，衡阳又雅称“雁城”。

上学后，读到不少吟咏衡阳的古诗，很多与大雁有关：“塞下秋来风景异，衡阳雁去无留意”“万里衡阳雁，寻常到此回”……“衡阳雁”这一表述在古诗词里多次出现，引发了我无限的遐思。我总在想，要是什么时候，能到衡阳走一走、看一看，那该多好呀。

父亲知道我的心事，对我说：“天上不会掉馅饼，要梦想成真，必须发奋读书！”我心里记着父亲的话。可是，1979年我高考落榜，“读书去衡阳”的梦想受到沉重一击。我心中失落，父亲却安慰我：“有志者事竟成，条条大路通衡阳！”

我从父亲的话中悟出了一些道理，“去衡阳”的梦想种子又一次在心中发芽。从那以后，我更加努力了。白天，我打着赤脚下田辛勤劳作；夜晚，我坐在煤油灯下伏案写作。改革开放给农村带来了巨大的变化，给我提供了丰富的写作素材。在8年的时间里，我在媒体上发表作品690余篇。

1988年4月的一天，我乘车一路颠簸，来到向往已久的衡阳城，参加全市“优秀通讯员”表彰大会。会上，我作了发言，人们把鼓励的掌声给了我……热情、大度的衡阳也因此更加吸引着我。

散会后，我独自登上回雁峰。放眼望去，美丽雁城尽收眼底。天上，白云悠悠，雁鸣声声；山下，人声鼎沸，车水马龙；江面，浪花滔滔，白帆点点……回雁峰为南岳衡山七十二峰之首，静卧于湘江之滨。山形仿佛一只雄鹰昂首引颈，振翅欲飞。这里有“雁峰烟雨”“平沙落雁”等景致，很有魅力。

我做梦也想不到的是，1995年2月，衡阳市委、市政府组建新机构，四处招揽人才，我有幸被相中，像大雁一样飞到衡阳安家落户。市里还为这些新飞来的“大雁”解决了住房和配偶工作调动等问题，解除了他们的后顾之忧。衡阳以超常规的思路解放思想，采用“选调、公开招聘、破格录用”等方式招贤引智，“筑巢引雁”，让“雁到衡阳不思归”。

至今，我在衡阳已经工作、生活了27年。我跑遍了这座城的大街小巷，每天见证、书写着发生在衡阳的精彩故事。不知不觉，我对这座城产生了深深的依恋之情。曾经，我有3次调离衡阳的机会，但我均主动选择放弃。

这些年来，衡阳城里高楼不断崛起，城区面积不断扩大，车流量不断增加，环境不断美化，同时，市民素质不断提升，精神文明建设不断结出硕果。2009年，衡阳市获评中

成新平

雁城衡阳

国优秀旅游城市。2020年，衡阳市获评全国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先进城市……我用一支朴素的笔，记录着这些精彩片段。

衡阳宽广的胸襟与气度，吸纳着四方来客。湘江、耒水、蒸水在这里交汇，构成了“三道水口锁大江”之浩荡气势。市内有珠晖、来雁、接龙三座古塔，与三江相映成趣。湘江边有石鼓书院、王船山出生地等，是湖湘文化发祥地之一。近几年，衡阳市以系统思维对人才资源进行战略谋划，实施“人才雁阵”计划，引进高层次人才及团队，给予经费支持……一大批人才由此落户衡阳。

不仅要引得进，还要送得出。这些年，不少“衡阳雁”还“飞”出衡阳，参与我国多项科研事业。从衡阳走出了“蛟龙”号载人潜水器副总设计师，同时也是“深海勇士”号总设计师；衡阳技师学院的多名学生，承担“长征五号”运载火箭重要部件加工、“嫦娥五号”某重要产品的电子元器件组装相关工作；“长征”系列运载火箭、“神舟”系列宇宙飞船、“天宫一号”目标飞行器等项目，都有“衡阳造”产品的身影……

面对这些，衡阳人无不心潮激荡。这不仅仅是衡阳这座城的光荣，更代表着一种“人才雁阵”的力量。这种力量奋发向上，协同一致，坚定着衡阳人继续前行的信心。

下图为衡阳城市风光。

罗森摄(影像中国)



多味斋

浓浓的麦香

吴昌勇

端午前后，冬小麦已成熟。收割时，镰刀划破麦秆的那一瞬，一股浓郁的香气喷薄而出。

新麦下山，在晒场上完成脱粒，农人终于可以长长地舒一口气。望着眼前堆积如山的小麦，所有的喜悦都挂在农人的脸上。他们开始琢磨着用最擅长的方式庆祝丰年——把这大地的馈赠做成美食。

晒干的麦粒被送到了磨坊。新磨出的面粉，细腻如雪，却能做出筋道的面条来。农家主妇们懂得如何将浸水后的面粉揉捏成油光亮滑的面团。擀面杖并不急着上场，先用细纱布覆盖面团。主妇们

用手心轻轻拍打面团，让面团在厨房里迷迷糊糊睡着，再蒙蒙眈眈地醒来，以激发出面团的黏性和张力。

气候是早是涝，亩距是疏是密，打春是迟是早，都会影响到小麦粉的品质。这是新麦下山后的第一餐，丝毫不能马虎。主妇们反复推拉紧裹在面皮中的擀面杖，不一会儿，薄厚匀称的面片在案板上缓缓摊开。而后，她们如蚕被子般将面皮折叠整齐。接下来，她们左手握着一抻宽的一叠面片，右手握着菜刀，富有节奏地抽拉切割着。最后一刀抽回，双手捧起面条，在案子上扬起，落下，又

扬起。她们的脸上，终于有了一份大功告成的欣然。

面条下锅，在沸水中打几个滚，从水花中间浮起来。守在锅灶旁的主妇，赶忙从锅里将面条挑入碗中，浇上事先准备好的时蔬臊子，三两下搅拌均匀。屋里屋外，顿时满是浓郁的新麦香。

三夏大忙过后，深耕的麦田种上了苞谷、绿豆和芝麻。薅过田头遍草，田里的禾苗开始泛绿，农家迎来少有的农闲时节。在我的童年里，这时候，母亲开始张罗另一件大事。新磨的面粉，用老酵母发酵，蒸一笼雪白的花卷。花卷出锅后，用各色

颜料点缀，白胖的馍瞬间有了灵气。一切准备完毕，母亲将这些新麦蒸出的花馍放进包袱里，背在肩上，然后带着我，上她的娘家去。她要第一时间让外公外婆看到土地上的收成，看到自己的手艺，看到包袱里的新麦馍。

凉风拂过乡村的夜晚。在外公家的院坝，月光洒下，星星闪烁，大伙儿坐在一起，摇着蒲叶扇，喝着凉茶，谈论着年景和越来越好的日子。时节已进入盛夏，接下来的日子，农人们将再次回到田间，回到禾苗旁，迎接新一轮丰收，期盼着他们精耕细作的土地带来新的喜悦。

大地